

周家口的“柳巷笙歌”（上）

□王爱民

柳巷，植柳的巷子，旧指妓院；花柳，旧指风尘女子。施耐庵《水浒传》第六回：“花街柳陌，众多娇艳名姬；楚馆秦楼，无限风流歌妓。”就是对旧时青楼妓院的真实写照。青楼妓院是商品交换的产物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生而发展，大都产生于灯红酒绿、流金淌银、畸形消费的大中城市，故有“繁荣娼盛”之说。明清时期，各地都有妓女聚居的地区，西安的开元寺、汉口的新市场、徐州的金谷里、漯河的平康里、界首的济生里等，都是青楼妓女公开挂牌营业的场所。周家口水陆交通便利，手工业、商业发达，是豫东最大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，陆陈、牲畜、皮革、日杂百货等行业更是闻名省内外。山、陕、湖、广等省商贾多来周经营，市场繁荣，青楼妓院业也随之兴盛，曾被列为周家口“八景”之一。因此，写周家口的历史文化，周家口兴盛一时的青楼妓院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。

旧时，周家口青楼妓院主要分布于沙颍河南岸万贯街（如今中州大道东侧的一条东西小街。抗战时期，国民党政府改为易俗街，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新生街），牲口市街（小南街南段至原周口荷花市场北门），沙颍河北岸后三义街（关帝庙东侧一条向南的小街，今称飞跃街）。周家口的青楼妓院包括公开合法的妓院和半公开或隐蔽的暗娼。

明清时期的青楼妓院分三六九等，这从名号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一、二等青楼妓院的字号听起来颇感文雅，叫“院”叫“馆”或者叫“阁”，其实也就是当时的“星”级青楼妓院。这里的妓女，尤其是名妓出手非常阔绰，有的呼奴唤婢，有的挥金如土。三、四等妓院的字号就略显寒酸，叫“室”叫“班”叫“店”，甚至叫“下处”。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，受尽欺压和凌辱，而妓女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子，有因家境贫寒无依无靠被迫外出谋生，或被家人出卖、典押，或遭恶徒拐骗，辗转陷入卖身之途的；有受封建婚姻制度迫

害，当童养媳又不堪家人虐待，为谋生计而入火坑的；有遭丈夫遗弃，堕入烟花的；有“为三姑六婆”“八姐九妹”用金钱引诱、威逼要挟的；有异地易槽而来的。一些名门之后，因家庭出现重大变故落入风尘的也大有人在。这些人往往技艺超群，卖艺不卖身。进入青楼妓院的妓女多是受穷受气的主儿。一旦误入娼门即失去人身自由，她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摧残、剥削和压迫。她们不分昼夜卖笑接客，即便有病染身也不能幸免。稍有不从，轻者打骂罚跪，不给饭吃，重者一顿毒打，再贩卖乡下。青楼妓院主要靠红牌妓女支撑场面赚钱。一般青楼妓院至少有十几个房间，有十几个妓女。红牌妓女总住最大最好的房间。青楼妓院大都定有清规戒律，如：不准逃跑，不准热客，不准甩客，不准接官场、窑皮子，不准“开盘”时“偷活”，不准私藏钱，不准犯“八大块”说丧气话。

周家口的“花街柳巷”——万贯街上有很多家青楼妓院，是属于档次较高的一等青楼妓院。老鸨们从本地或扬州、苏州一带买来一些良家少女，教以吹拉弹唱，供那些官僚、富贾、土豪、劣绅、纨绔子弟寻欢作乐。每当华灯初上，街上车水马龙，院内笙管齐奏，常常通宵达旦。当时，有一文人雅士曾写诗描述那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生活，其中有“花柳多情地，笙歌不夜天”之句，故把“柳巷笙歌”列为周家口八景之一。万贯街名不虚传，纵然是腰缠万贯的富翁，在这里也可以倾家荡产。光顾这里的客人大部分是官僚、富商、阔少和地痞流氓，也有少部分市井小民、城乡商贩等。

万贯街上的青楼妓院，有本地人经营的，也有外地人经营的，来自扬州的叫扬州班子，来自苏州的叫苏州班子。这里的青楼妓院设施讲究，都有门楼过道，两节四合院，环境幽静，给人一种高雅之感。此外，曹家班、刘家班、杨家班，东顺河街的张家班，油坊街的王家班等都属上等青楼妓院。每班

多者二三十人，少者也有十多人。他们都在衙门注册登记，按月交纳花捐杂税，取得合法经营权，并公开挂牌。晚上，门前挂个大玻璃灯，上写“某某书寓”，影壁墙的橱窗上还分别挂着甲等、乙等青楼女子的名牌。这些青楼妓院的妓女以色艺定等级，以等级定身价，一夕缠头费数十元、百元不等。有钱有势的嫖客来到青楼妓院，追求的是一种身心的愉悦。高级妓女的琴棋书画，歌舞诗词，让他们感受到色艺的享受。事实上，高级青楼妓院也是被中国古代达官贵族、文人雅士认可的社交场所。文人雅士的诗词歌赋靠艺妓们吟唱、流传，名妓们的声名色艺靠文人雅士们口口相传。高等妓女大多在青楼花舫等高级妓院“卖笑”，而下等妓女一般在勾栏瓦舍等廉价娼馆“卖身”。这里所说的“卖身”就是简单直接提供性服务，而“卖笑”虽然也可能需要提供性服务，但却文雅许多。实际上，古代的青楼妓院并不仅仅是人们的泄欲场所，还是一个包括社交活动、艺术沙龙在内的综合性娱乐场所。

清末民初，河南名士施景舜（字虞琴，睢州人，光绪癸卯举人），在《松心堂笔记》载：周家口有个妓女叫小卿，有文人雅士用楹联格赠一联云：“吴门柳色藏苏小，蜀道琴心忆马卿。”又有妓女名琴香，人赠一联云：“琴弹昨夜怜焦尾，香烧今生怕断头。”这两副对联分别把小卿、琴香的名字嵌入上下联的句首和句尾，对仗工整，耐人寻味，显示出名人雅士的文化素养。

周家口的青楼妓院又称“书寓”或“班子”。如：兰花书寓、双凤书寓、杨家班子、刘家班子。老百姓也管它们叫窑子。班子里也有他们的组织和规矩：有一个老鸨，为主要负责人，有一个账房先生及若干个伙计（又称大茶壶）。每个妓女都有一套或一个房间，房内陈设讲究，床铺华丽。个别容貌出众、多才多艺、能拉会唱、能为老板挣大钱的“当红”妓女，房间设施更加阔气，有会客室和卧

室各一间，桌椅沙发俱全，但收费也高。有的老板买一些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先教她们拉唱，到十五六岁便让接客。只对客人拉一段曲唱一段戏、不接客留宿的叫“青官”。“青官”长到一定年龄便要开始接客，谓之“梳梳”或“开苞”，客人要出高价。妓女进院后便失去了人身自由，一切都得听从老板安排，外出必须老板同意并派人跟随，随客人外出，客人必须负责送回。

万贯街上青楼妓院的服务方式，不外坐等和上门两种，主要有以下几种常规程式。

上门的需要“叫局”或“喊堂”：客人踏进青楼妓院，喊堂伙计高声吆喝“见客”，老鸨便把全院妓女都叫出来，任客人挑选，选着谁就到谁房间去。打茶围：进房后要“点花茶”，“大茶壶”先端上装有瓜子、糖果、纸烟和花生仁的盘子，妓女陪着客人说笑、嬉戏、弹唱，客人走时只付“盘子钱”，这叫“上盘子”。吃花酒：又称“摆饭局”，是指客人在妓女房中宴客，呼朋邀友，摆一台、双台或双双台，请妓女侑酒取乐。其中有“开局票”（也叫“下帖子”），“起毛巾”即开席语，“上先生”指妓女入席，点戏目就是演戏剧、吹洞箫、唱时曲助兴等程序。如果客人住宿，则次日算账。无论住宿还是“上盘子”，除按规定付款，还要另外赏给妓女、“大茶壶”小费，以显示客人大方、阔气。三五人同去青楼妓院，必以做东的一人为主，其余为陪客，主次分明。做东者可与妓女调笑作乐，陪者不能动手动脚，只能喝茶凑热闹。陪者俗称“打围”，或叫“贺偏”。较高级的妓院，新客人初来乍到，都要假装斯文、附庸风雅，以示自己身分不俗，博得妓女的好感，经过一段时间熟悉之后，才可随心所欲，这样才不会被轻视。有时妓女遇到知己嫖客，也会与客人私定终身，由客人出重金将其赎出，结为夫妻，这叫“从良”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